



赵记说事儿



记者 赵云 通讯员 金宇婷 方婷 蔡未

过了年，陈阿婆就99岁了。不久前，她收到了市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。去年11月初，陈阿婆对六个子女提起诉讼，要求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500元。法院组织双方调解多次，均未达成一致意见，最终对这起赡养费纠纷作出判决。目前，判决已生效，此案尘埃落定。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，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是子女的法定义务。然而，因赡养费纠纷，父母对子女提起诉讼的案件十分常见，仅仅是因为子女不孝吗？

记者手记 >>

互敬互谅、和睦友爱 每个家庭都和谐

记者 赵云

百善孝为先，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。赡养费纠纷背后，往往是父母和子女间的矛盾冲突。子女年少时，父母没能尽到抚养义务，这不仅影响了子女的成长，也成了子女心中永远的刺。未尽抚养义务，却主张赡养权利，加上双方关系本来就有隔阂，子女们心里较难接受，因此拒绝支付赡养费。然而，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，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。父母对财产分配不均、对子女偏心，也是导致此类纠纷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一些父母不理解子女的困难，主张的赡养费超出子女承受范围，这也使得双方关系日益紧张，最终对簿公堂。作为父母，应体谅子女的困难，加强沟通和理解；作为子女，除应从物质角度出发保障老人的日常生活外，也应从精神角

度出发履行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，做到互敬互谅，顾念亲情，建立父母爱子女，子女尊父母的和谐关系。特别是子女较多的家庭，父母要处理好子女间的关系，让子女们和睦友爱。这样一来，也会降低日后出现赡养费纠纷的可能性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庭和谐非常重要。九旬父母状告七旬子女，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和谐场景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请求支付赡养费、扶养费、抚养费，不适用诉讼时效。该规定就是为了增强亲属之间的凝聚力，保障家庭养老、养育子女功能的实现，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而作出的，旨在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。法官审理此类家事案件，不仅仅是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判定是非对错，还尽可能帮助当事人修复家庭关系的裂痕，从而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。和谐的家庭关系，以平等公平、相互尊重和家庭责任为基础。希望每个家庭成员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每个家庭都和谐。

近百岁老人二次起诉六子女

陈阿婆出生于1924年，本该颐养天年的她，却对子女们提起诉讼。她有五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儿子是老五，最大的女儿1944年出生，最小的女儿1963年出生。20多年前，陈阿婆的丈夫过世。2019年9月，陈阿婆就曾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六个子女赡养她。经当地镇政府调解，她和子女们达成赡养协议，撤了诉。根据赡养协议，由儿子赵某清作为主要赡养人，全权负责陈阿婆的日常生活起居照料，一直持续到她过世；陈阿婆以后所有生活费用、护理费用、医药费由赵某清一人负

担，其余赡养人无需支付赡养费；陈阿婆去世后，由赵某清按习俗妥善办理她的丧葬事务，并承担所有丧葬费用；陈阿婆的不动产在赵某清承担上述约定义务后，由赵某清一人继承，其他赡养人放弃对该房产的继承。既然有了协议，陈阿婆为何再次对子女们提起诉讼？陈阿婆在起诉状上称，协议签订后，儿子未按协议履行，对她仍然不管不顾，她生病，儿子不送她去医院治疗，她的日常生活起居都是小女儿赵某云负责照料，生活费、医疗费都是赵某云负担。因此，陈阿婆请求解除赡养协议，改为由六子女共同赡养、照料。

五子女和小女儿各执一词

去年12月5日上午，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。当天早上，陈阿婆由小女儿赵某云陪着，倒公交车来到法院。她拄着拐杖，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，她的耳朵有些背，但说话声音挺响亮的。到了法庭，赵某云和兄姐们当即吵了起来。开庭时，陈阿婆坚持，她的生活起居需要人照顾，因此要聘请保姆，子女们要平摊聘请保姆的费用。对于母亲的说法，儿子赵某清有些憋屈，他说自己并非不履行赡养义务。赵某云住的地方和陈阿婆的房子相邻。赵某清说，之前的赡养协议签订后，他将母亲接到家里，但没几天，赵某云连推带拉把母亲带回去了。赵某清称，他同意继续履行之前的赡养协议；如果不按协议履行，他们年纪都大了，没有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，每个月1500元的赡养费过高，他们无法承担。

赵某清的意见和四个姐姐的意见一致。他们称，母亲每月有政府补贴300元，如果赵某云愿意照顾母亲，母亲随她一起生活，他们愿意每人每月付400元赡养费；如果赵某云不愿意，母亲由其他姐弟五人轮流照料，母亲的房子安装监控，费用六子女平摊，赵某云每月付赡养费400元。此外，他们还称，母亲住的房子若不拆迁，让母亲住到过世，母亲去世后，由六子女共同继承；房子若拆迁，凡是与母亲相关的所得，首先用于母亲的后事开支，多余部分由六子女平均分配，若费用不足，由六子女共同负责。对于兄姐们的说法，赵某云有不同意见。她说，母亲起诉状陈述的是事实，按母亲的意愿来办；若母亲由其照料，其他兄姐应按当地保姆的市场价支付费用，或者将母亲名下的房子写给她，以后母亲的所有开支一应由其承担。

法院这样判！

因案情复杂，法院未当庭宣判。陈阿婆有些不高兴，要求法院尽快帮她解决。考虑到陈阿婆年纪过大，坐公交车回家还得转车，实在太累了，法院决定用车子将她送回家。离开审判庭需要走楼梯，法官带陈阿婆乘坐电梯。一时见不到小女儿赵某云，陈阿婆有些紧张。各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使得调解陷入僵局。最后，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本案中原告已近百岁，已经丧失劳动能力，又无其他固定生活来源，被告作为子女，依法应当承担必要的赡养义务，使老人老有所养。考虑之前协议的履行情况和原告的个人意愿，法院确定解除该份赡养协议书。考虑原告的意愿、生活的稳定性、各子女现居住情况等因素，法院酌情确定由被告赵某云负责原告日常的生活起居，其他五个子女向原告支付赡养费。综合其他五个子女的年龄、经济收入以及原告的收入和实际开支所需等因素，本院酌情确定五人每月支付给原告赡养费500元。法院认为，作为子女，除了提供经济上的供养之外，还应给予母亲精神上的慰藉，六被告作为兄弟姐妹，应和睦友爱，母亲虽由赵某云照看，其他五子女也应多行探望，赵某云亦应予以配合。

法官说法 >>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，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。对于赡养费的支付标准，应根据父母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子女的实际负担能力，结合当地一般生活水平决定。

94岁阿婆起诉75岁儿子

2月9日，94岁的陈阿婆将75岁的儿子朱大爷起诉至市人民法院，要求其支付每月1500元的赡养费。陈阿婆有三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丈夫已过世。她说，她体弱多病，需要专人护理；儿子对她不闻不问，不履行赡养义务。立案后，法官当即联系朱大爷等了解情况，并多次来到陈阿婆所在村。据了解，陈阿婆独自居住在老房子里，和朱大爷家隔得不远。晚上，陈阿婆请了一个人照顾，每月开支1800元左右。朱大爷称，他并非未赡养母亲，他经常去看望母亲，每月给母亲几百元的买菜钱。此外，陈阿婆每月有近2000元的保险、补贴等

收入。陈阿婆和女儿们的关系比较好，和朱大爷的关系不太好。这次，陈阿婆想请个保姆随时照顾她，因此希望儿女们承担保姆费。女儿们都愿意承担，但朱大爷却面露难色。陈阿婆觉得，作为儿子，继承了家里的房子，理应承担她大部分的赡养义务。朱大爷的态度，令陈阿婆很生气，于是她提起诉讼。朱大爷称，他的年纪也大了，而且之前亏了钱，经济困难，实在无力承担每月1500元的赡养费。法院做了大量工作后，朱大爷同意每月支付1000元的赡养费。3月21日，陈阿婆向法院撤诉。

未尽抚养义务，无权主张赡养费？

案例一：去年5月，老陈将三个子女提起诉讼，要求他们共同支付每月3000余元的赡养费。老陈出生于1956年，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。两个女儿是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，儿子是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。老陈称，他由于疾病缠身加上年事已高，体力不支，缺乏劳动能力，也就没有经济收入，导致生活困难，需要三子女尽赡养义务。开庭前，法院组织老陈和子女们进行调解。经过法官释法说理，三子女都愿意接受调解，但均称有难处。两个女儿说，老陈在她们小的时候，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。大女儿称，她已离婚，靠打工生活，身体不好，经济能力有限，希望法庭考虑。小女儿也称，她身体不好，生活困难，希望法庭考虑。儿子说，他也在打工生活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收入不稳定，经济状况不好，希望法庭考虑。最终，老陈和子女们自愿达成协议：两名女儿每月各支付350元的赡养费，儿子每月支

付400元的赡养费。案例二：去年9月，72岁的老郑将女儿起诉至法院，要求她每月支付800元的赡养费。老郑和前妻于1980年登记结婚，第二年，女儿郑女士出生。2004年，老郑与前妻离婚。老郑称，他已年迈，患有疾病，无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，因此提起诉讼。郑女士辩称，老郑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，常年在外，从小没怎么照顾她，甚至她上学的钱也不出，老郑未尽抚养义务，无权主张赡养费；她自己身体也不好，没有能力承担每月800元的赡养费。庭审时，老郑称他实在没办法，才向女儿要赡养费；考虑到女儿的难处，他愿意降低赡养费的标准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，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，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。郑女士理应依照法律规定赡养父母，不能因任何理由推卸自己的赡养责任。最后，法院判处郑女士每月向老郑支付赡养费600元。

